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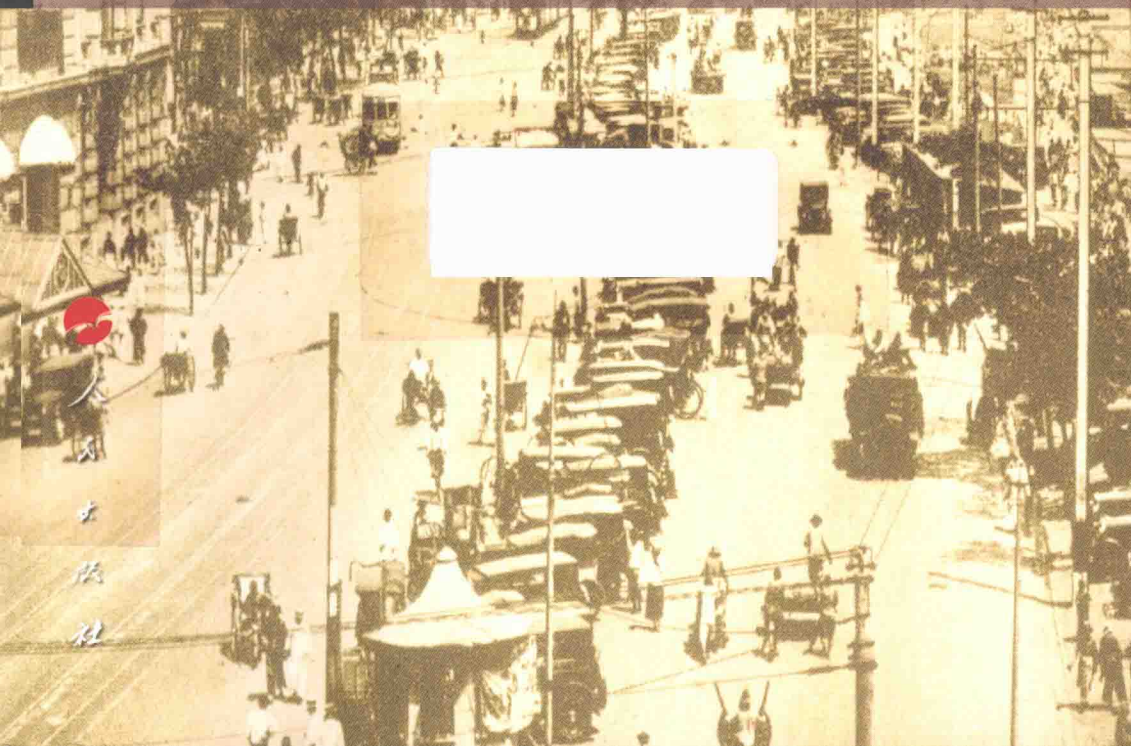
1942-1945

我的上海

沦陷生活

WODE SHANGHAI LUNXIAN SHENGHUO

颜滨 | 著 采金 | 整理



人民
大学
出版社



1942—1945

我的上海

沦陷生活

WODE SHANGHAI LUNXIAN SHENGHUO

颜滨 | 著 采金 | 整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颜滨 著;采金 整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733-8

I. ①1… II. ①颜…②采…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063 号

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

1942-1945:WO DE SHANGHAI LUNXIAN SHENGHUO

颜滨 著 采金 整理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5

字数:394 千字

ISBN 978-7-01-014733-8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但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进占，形成了“孤岛”。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

上海沦陷后，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怎样？每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开门七件事是如何应付的，谋生、学习、婚恋、消遣、喜怒哀乐、人际交往等具体是什么情况？以前，我们主要是从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电影以及个别回忆文章和教科书中得到一些印象。如：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冻饿病死，等等。我认为，在沦陷区，这些情况都是有的，但真实的生活会只是这些吗？生活是立体的，多面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不是几个概念就能全概括了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全景呈现那时的生活影像呢？我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里面最珍贵的当然是日记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就是这样一本日记。

这套日记是笔者一个偶然机会得到的，厚薄不一总共16本。作者颜滨，从1942年开始下决心写日记，正好是上海全面沦陷后。1942年、1944年这两年的日记，只有个别日子没记，基本全。1943



年也是全年都记了，但缺失，与卖主联系也没找到。1945年7月份之前基本全，到8月就出现散失了，以致8月15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看后面的日记，才知道是作者婚后，爱人嫌其留恋过去，把有恋爱情节的部分日记撕去了，很可惜。1946年至1964年拉拉撒撒记了一些，但因为不是沦陷时期的，笔者只摘其要者作为附录，以免除读者对作者以后情况的挂念。为便于读者了解书中人物关系，特列出主要人物关系一览表。

颜滨，1923年8月25日（农历7月14日）生，宁波洪塘人。年幼丧母，父亲续弦，是祖母一手拉扯大。作者曾在洪塘小学读了6年书，于1937年1月到上海读了中学，但没读高中。中学毕业后就到元泰五金店当了学徒，1942年开始写日记时，大概是刚出徒，是店里最低等的几个职员之一。父亲去世前，家境就已贫困，房子土地都抵押给了别人。作者少年坎坷，命运多舛，造就了他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广交朋友、嫉恶如仇、多情善感、自卑多疑等性格脾气，他的日记将70多年前沦陷区最底层老百姓，特别是作者本人以及与作者关系密切的十几个青年人的工作、学习、娱乐、恋爱、社交等生活状况，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好似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了也触摸到了这段历史，丰富了我们的感觉和视觉。

颜滨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没有做作，没有掩饰，是特别直率、特别真实的。他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了他对人对事的看法，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但他没有想到，他记载的这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今天却成了我们难得的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想研究和了解那段历史者所必须参考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日记的主要内容和它所包含的历史价值。

一、朴素的爱国情怀、仇日抗日思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上海沦陷了，但上海人民的心没有沦陷。作者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经常为苟安偷生于上海而感到羞耻，时刻想着到内地去，到抗日的第一线去，并且差一点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同广大市民一样，痛恨日方，痛恨与日方合作的人，同情流离失所的难民。在日伪残暴统治和奴化宣传教育下，他们半点也没有被奴化、甘愿做亡国奴，而是心向抗战前线，坚定地认为抗战必胜，目前所遇困境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们为美机轰炸上海而欢呼。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员，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倒比汪伪那些大人物们看得高远，比他们有骨气。

——“到内地去！到抗战前线去！”这是作者内心经常发出的呼声。“我的心中早就有一个想法，向内地发展，尽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万一奋斗失败，而死在那祖国的怀抱里，这也是我所愿的，若能为国牺牲那也是求之不得的。”（1942年2月1日）当听说有三个女同学不顾一切投军参战时，作者感到格外惭愧，“她们那爱国的热忱就可显示出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更可证明我们的民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1942年1月21日）作者为抗战要地长沙又传捷音而兴奋，为十九路军军长、将军蔡廷楷不幸在九龙一役为国捐躯而欲哭无泪，决心为将军报仇，完成将军未了的志愿。（1942年1月7日）“我们的国土就是敌人的大坟墓，残酷的敌人，你等着吧！有这样的一天，我就是杀你们的战士中的一个！”（1942年1月28日）“那前方忠勇的将士值得我们的敬仰，那为国捐躯的先烈们值得我们的崇拜，我真恨不得立刻在他们的面前叩下一千个响头，以赎我苟且孤岛的罪恶，以表我敬仰之意。”（1942年2月9日）

——当作者和几个青年看到有两个老年人，被日军罚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愤怒着这残酷的行为，但是俱各未敢有所举动，只能把这笔数不清的血债深深地记入脑海中，以备将来



同他们清算。”（1942年4月20日）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已经整整5年了，作者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在这五年之中，前方忠勇的将士，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发挥无上的威力，踏着先烈们的血迹直向光明之途迈进。你看，目下的敌人已只能做最后的挣扎，以图做困兽之斗。只要我们再接再厉，那么胜利之期实在已不再远了。”（1942年5月1日）七七事变5周年时，作者写道，“啊！五年了，这神圣的、伟大的、残酷的、狰狞的如血一般的五年，展开了历史上所未有的震荡，这是正义与强权的总决斗，强存弱亡的最后关头！在这个时期中，不知有多少英雄烈士作了壮烈的牺牲，多少人民遭了无辜的屠杀，并且这局面正在不断下去，不知尚要延长到几年。我想，恐怕还有更可怕的困难的在后面呢！社会正期待着有为的青年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可是偷安在孤岛上的我又将说些什么呢？无用的我不断地忍耐着，苟延着，没有勇气来反抗，没有毅力来奋斗，做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啊！”（1942年7月7日）1944年底，作者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我相信，黎明前的那一刹那那是最黑暗的时期，痛苦愈深，接近胜利之期亦愈甚。让我们咬紧牙关。静静地等待着吧。”（1944年11月21日）当听到防空警报大鸣，作者与市民不但不躲避，反而出门观看。“步至门外，果见机队三二成群，高翔于霄海之中，又闻隆隆的轰炸之声，人皆现笑容，而无恐惧之声，我也不由精神为之振奋。”“此次空袭，延至下午一时余方止，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为空前所未有，人皆曰，如服一味兴奋剂也。”（1944年11月11日）

二、日记真实记载了沦陷区进步青年不甘堕落、勤奋学习、立志报国的情况

作者以及与作者交往密切的十几个男女好友，深知学习的重要

性，酷爱学习，除自学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夜校的补习班去上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学习梦。他们拒绝麻将和舞厅的诱惑，风雨无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国语和英文。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学习方面的事情，他们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报效国家，服务民众。

——作者在日记中经常抒发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迫切希望出人头地。“我觉得我的希望实在是太多了。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我希望我能做一个除暴扶弱的侠士，我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英雄。”“最低限度的希望，那就是希望能够稍有积蓄，再求一点相当的学识，而到故乡去做一个清苦的小学教员。一方面借以增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则竭力引导一般天真的小天使，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翁。”（1942年1月6日）“我坚定地自信，决不愿做久居人下任人宰割的人。”“我要交结更多的朋友，我要努力学习各种有用的学识，以作我将来伟大前程的基础。”（1942年12月20日）作者痛恨碌碌无为，醉生梦死，竭力地规劝朋友，“因为他最近一年的生活实在过得太糜烂了。他在空闲的时间不是打牌便是上跳舞场，而所交的朋友全是一班纨绔子弟，只知享乐，终日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942年6月14日）作者自己能够洁身自好，坚决不去舞厅鬼混，“仁济兄及明道坚欲要我请客，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脱舞厅等处，然我却决不愿随污合流，虽然偶尔往观，品茗听乐也无不可，但我总以为不涉足为妙，故被我坚辞了。环境的引诱，最为可怕，青年的意志总是薄弱者多，怎能不处处临深履薄般的谨慎从事呢。”（1944年11月5日）

——作者学习非常认真，为考试屈居第三名而感到可耻，为尺牍默书错了5个字而深深地懊悔，为国文考试夺得第一而扬扬得意。“虽然补校中的第一名并不足为奇，不过在数十个同学中，夺得魁首，当然也决不是单凭侥幸之所能得，我又怎能不高兴呢？”（1945年1



月12日)他时常给自己鼓劲,“不断地勉励自己,及时努力,能求得相当的学识,方可以应付社会的需要,不致堕落。”(1942年11月19日)

三、沦陷区青年平时非常活跃,经常组织聚会、集体游玩、走访朋友

读颜滨的日记,让我感受挺深的,就是沦陷区的大多数青年,追求进步,努力学习,热爱生活,喜欢读书,喜欢交友,珍视友谊,不甘堕落。他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讨论学习,游玩嬉戏,唱歌咏诗,观影看戏,聚餐饮酒;同学朋友来往密切,经常相互走访,频繁串门,商讨谋生之道,谈论学习写作与理想。作者在店中,上班时间说走就走,来去自由,好像根本不用请假。因经常外出,经理有时难免抱怨几句,但作者总是理直气壮地顶回去。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有点不可思议。

——笔者选取了1945年1月15日—21日一周的时间,看看作者在比较忙碌的日子里是怎样与朋友交往的。

1月15日,“午后我约会了怡馨,竟跑了一下半天的路,喝了一下半天的西北风”。

1月16日,作者正在忙着号中的账务,不料有四五个同学相继来访,“真是不约而同,我这里顿时人头济济,无坐身之处,我乃提议至法国公园一游,至五时余才各散”。

1月17日,立鹤来访,乃“邀同立鹤,冒着隆隆的轰炸声至公园”。

1月18日,上午“张泛翩然来临”,“午后,汉亭、立鹤相继到来”,作者与立鹤又到了成述民和秦绮英处。“因绮英的赞同,我们三人又同到戈登路,欲访赵美芳。”

1月19日,经理与作者在店中商量返乡的事,没有外出。

1月20日，上午在姐姐家，下午趋访静敏，“晚上会合纪秋、德伟同访盛君世义于其梅萝香食品号，言谈甚欢”。

1月21日，号中加班忙着迁移事宜，下午至张泛家，参加了同学聚会。

——星期一至星期日一周的时间，作者只有一天没有外出会友，可见与朋友来往的密切。而男女同学聚会，结伴外出游玩，更是他们所向往，乐此不疲的。他们的交往，并不是为了纯玩。作者说：“我的朋友，自信都是前进有为的青年，往来大部分为学术上关系。”（1944年10月12日）

看一看作者参与和组织的一些活动：1942年8月16日到学校参加学友会所举办的学友联谊会，1944年1月6日6名同学同游兆丰，4月9日4人游龙华，5月20日师生25人举行英文组联谊会，9月24日在公园里举行英文组同学会，10月1日在四校举行英文组学友会，10月19日七八位同学冒雨到兆丰公园聚会，12月3日10位同学不惧朔风凛冽聚会于贝当公园，12月24日十几位同学在纪秋家相聚。1945年1月21日同学相会于张泛家，2月18日作者召集同学在法国公园内开会，4月1日3位同学游龙华寺巧遇一大群女同学在嬉戏，5月13日12位男女同学和老师骑自行车远游真茹野炊。

四、殚精竭虑，自办刊物

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补习学校，是沦陷区男女青年所十分踊跃愿意参加的一项活动，一则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则为了多交朋友，充实业余生活的空虚寂寥。因此，上课之外，学生们还自发地组织了许多联谊活动，如学友联谊会、辩论会、踏青郊游、聚餐、看电影戏剧等。而自办刊物，在当时的夜校也已蔚成风气，这又是同学联谊的一条重要纽带。1942年的时候，作者曾和几个同学成

立了一个星火社，并试办《星火》杂志，但没有持续下去。1944年，作者联络几位好友同学，将已停办的《星火》重新办了起来。此后一直为《星火》而奔波，征求意见，发展会员，组织活动、组稿改稿，撰写誊抄油印稿件，不惧杂务，带头实干，克服种种困难办了十几期。作者还参与了所在夜校《夜友》、《六英》的编辑及创作，并曾向别的夜中学所办的《寒光》月刊学习经验。我们摘取日记中的几段，就可看到他们办《星火》的忙碌景象：

——“眼前又飞起了一个美丽的憧憬，聪明的杞秋，他为我们的《星火》制成了一张够美丽大雅的封面，但我恐怕内容的浅陋以及抄写的粗劣，不足相配吧。杞秋说他已完成了职责，此后的工作完全是我的了。编排、目录和装订，我决定在短时期内把它竣工。”（1944年6月26日）“乘兴把《星火》的稿件整理装订完成，好像释去了一件心事。”（1944年6月29日）

——“我们的《星火》决定每月一期，自本月份起，第二期，第三期……将不断地继续下去，我并且主张扩大征求稿件。”“若我们能不折不挠、合力干下去，不断地改良，那么我们的《星火》也许真有燎原的一天呢！”（1944年7月8日）

——“第二期一切都已就绪，只须把它订好便成。内容方面，虽然并未加强，却增了一张木刻，美观了许多。”（1944年8月14日）

——“我们的《星火》，它的命运始终在狂风里摇晃，若不竭力地维持，也许早已熄灭了。”（1944年9月15日）

——“费了一上半天时间，总算把第三期《星火》装订整理就绪，这次封面很美丽，当然应该归功于杞秋的费用了。内容方面，也较第二期为好，但遗憾的是少了一张木刻，减色不少。”（1944年9月19日）

——“第四期的《星火》，终于又以簇新的姿态出现了。虽然只此薄薄的一本，内容也谈不上美好，但谁能否认这不是我们心血的结

晶呢。”（1944年10月24日）

——“为了《星火》，忙碌了整整的一天。上午在公园里冒着锐利的北风与纪秋、禹涛等整理和修改稿件，下午在纪秋家与德伟盘桓了半天，整理印刷用具呀，裁纸呀，试印呀，直到六时，还依旧一无头绪。”（1944年11月12日）

——“《星火》我们虽然已出过八期，值兹我正欲着手筹备第九期之际，我决定要把它重新振作一番，对友谊我要使它团结得更密切，对刊物内容，无论质与量两面，皆要求其改良，今天我先对纪秋及德伟、明珍等提出了我的意见，最近我决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我将尽量采纳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再来规定新的方针，务使我们的《星火》能步上正规，而逐渐发扬光大，真的，我对《星火》抱着最大的奢望。”（1945年3月7日）

——“本待整理《星火》，但心中怏怏，做事少兴。下期《星火》已决定油印，此为第十三期，亦即为第二年第一期，适值一年，故以油印本出之，以志纪念，并可增加同学兴趣。然据蒋君洪泉告我，私行刊物为当局所禁止，故切须小心从事，处此环境，亦唯有留意而已。”（1945年6月20日）

五、日记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

市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当然要看收入支出情况。先说说作者吧。1942年，作者在店里属最底层，拿最低工资。虽然生意清淡，但店里能够根据物价等及时调整工资和津贴，作者尚能满足。作者1942年4月的薪水连津贴是71元，5月份涨到109元。7月份的薪水突然增加了近三倍，“今天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便是我们的薪水突然猛加了一下。据胡先生今晚开来的单子，下月份我的薪水竟有149元中储券了。上月份只有109元的旧法币，以二作一计算只有中

储卷 55 元还不到。这次突然所加，计算法是照上月份薪水数以旧法币改作新法币，另外再加 40 元算是津贴。虽然照近来的物价计算，这区区之数不值一用，但是这次总算意外的收入，并且所加的数目也不在小数。对于各种缴用不无小补，我已觉得甚为满意了。”（1942 年 6 月 30 日）“早上拿了这次突然而加的薪水，俱各笑逐颜开，称心满意了。”（1942 年 7 月 1 日）7 月 22 日，店里分红，作者拿到了 3500 元，这个数目超出了作者的预想。1943 年，作者全部收入计薪金约 4800 元，红利 14000 元，自己买卖货物所赚有 18000 余，此外“尚有生油四十斤、肥皂壹箱亦可作为盈余”，全年支出 26000 余，结存现币 11000 余。（1944 年 1 月 3 日）然而到 1944 年，作者已经入不敷出了，但生活能勉强维持下去。“我屡将自己的薪水所入告诸他人，竟没有一个人信任，只此区区每月 1870 元。真的，近日理发已涨至每次三百元，现洗衣之肥皂也竟超越三百之数，大饼每个二十元，据人说有的竟也涨至三十元一只。试问以这区区之所入，作何用途呢？但近月来生活的一再飞涨，而薪金却依然故我，每次打破我的预算，这才使我有有些焦急起来。尤以近日，眼见的费用如水，些微之所集，不足敷数月之用，才使我深深地体认到生活之威力了。其实，自本年来早已入不敷出，然幸我理财尚还有法，很少有浪用之处，对本人更严加节省，才能维持到现在，还不至于穷相毕露。然以后的几个月呢？近日来一想起这事，便觉茶饭无心，胸如火焚。”（1944 年 12 月 20 日）

薪水收入尚能令人满意，那么作者的日常工作又怎样呢？笔者摘录其几段日记来说明吧。

“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地停顿了。所以，我们除了吃饭之外，简直毫无别事，因此我实觉无聊之极！”（1942 年 4 月 3 日）“半天习字，半天办公，生活是多么的舒畅而有规律啊，但也是如何的平凡和无聊啊！”（1944

年2月4日)“动则思静,静则思动。生活得太闲散,就想用一种工作来调剂。这并不是说我每天不做一点工作,是因为个人工作太乏味,太枯燥了。”(1944年5月3日)“下了一整天的雨,不高兴出去,倒也安心地坐在店里做事,上午把账簿如数料理清楚,午后抄了半天的《星火》稿纸。近日生活过得很安定,工作也很紧张,整日的工作,尚嫌时间不足,当然很少有浪费的时候。清晨六时半起身,梳洗完毕就走到杜美公园,约于八时回来。早饭后,通常到证交去,这虽然似乎比较多余,但为了生活为了多学些商业上的经验,也就不是多余的了。午后,不是整理《星火》稿件便是写信或作文,还有英文课很紧,必须费相当时间预备,还有不能或免的俗务,须料理或奔走。晚饭后是读书的时间,回来已是九时余,若有灯还要做些事,否则也就是入睡的时间了。”(1945年4月18日)

抗战胜利后,店里的经营逐步走向正常,作者在日记中感叹:“我数年来自由的生活,也将因此受到了改变,我再不能整日去奔我所欢喜奔的地方,去做我所欢喜做的工作,我也不能同二三知友作长时间的欢娱和畅谈了。”(1946年1月10日)

与作者一起工作的店员,薪水最低的5位,情况应该差不多。再往上是师傅们,具体薪水不详,但从分红可以推算出,薪水差别很大,正如作者说的“我们店中的待遇一向是高低悬殊”(1942年3月2日)。1942年7月份的分红,作者拿到了3500元,感到意外,“原来这次的分派法并不依照以前的规矩,依照薪水的多少而定”(1942年7月22日),师傅最高的5万,最低的2万。拿2万的大为不满,一起去找东家交涉。由此推测,师傅们的薪水应是作者的10倍,养活老少一家人不成问题。至于店里的两位经理,车先生和舒先生,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不错的积蓄。作者曾说舒先生,“自下确也拥有相当财产,这次单独回乡的目的,大概是置买地产”(1944年2月14日)。师傅们平时无所事事,晚上和休息日,都是在麻将大战中

度过。

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由于“敌伪的蹂躏和炮火的摧毁，每一个沦陷区人民（发国难财者除外），无不在含辛茹苦，过着极端困难的生活”（1946年1月10日），而元泰五金店的店员们，虽然生活也不宽裕，但在此国难时期，在生意清淡几乎完全停顿的情况下，尚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是什么原因呢？日记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我猜测，在日伪残暴统治下，资方和劳方因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主要矛盾转移，劳资关系比以前融洽了，日记中也有先生待他们较前宽厚了等语。另外，大家都有必胜的信心，认为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保存人力物力度过寒冬就会迎来春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泰的老板是站得高看得远的，身处绝境而勉力维持，所以元泰才没有像“苏州河旁的大多数铁号”一样遭解算。在当时形势下，一旦失业，将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作者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媳妇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作者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当此米珠薪桂之时，真所谓要坐吃山空了”（1942年3月20日）。

六、作者感情经历丰富，日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比较开放和敢爱敢恨、追求幸福的自由恋爱观

作者自幼丧母，有点恋母情结，渴望女性的温柔，对女性容易产生好感。多情善感，又自卑多疑，藕断丝连，态度暧昧，同时对几位女性用情，虽然交了几个素质不错的女朋友，但都无果而终。

——我发现我对曹若芬又发生了兴趣，她有娇小玲珑的身材，

活泼天真的个性，至于她的年龄我相信决不会超过十八岁，一对灵活的眼睛，不时地注视着我，清秀而讨人喜爱的嫩脸，永远挂着笑容。……对于异性，不知怎的，近年来总很容易发生情感，并且一个又一个的，这不是我见新弃旧，其实我因为我并不想于最近找到一个终身伴侣，何况有几个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呢！乘现在夜已深，左右不能再做什么事，不妨把历来所交的异性来一个系统的分析：

第一个，要推莲姐了，那是在民国三十年，我们都是十九岁，虽然那时的种种举动及情景未免有些可笑，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尝到所谓“恋”的滋味，并且这时候我还是一颗最完整的赤心，没有做作，没有虚饰，在我知道势必未能永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步成为姐弟。最可贵的，现在她虽然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可是我们间的情感及这个名义，虽然因很少见面，未有如那时的密切，但至少还保存着，由这一点看，可知我们那时情感的密切与真挚。

第二该是梅姐了，她虽然在上海维新兄家只住过一年，但对我的一番热诚，也足使我感激，尤其在前年我来申后第一次返乡时（当时她还没有出阁），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终日地在一起玩，不过我对于她始终不曾起过特殊的观念，值得一说的，现在她虽然早已属于姓赵的了，然而我们还依旧不断地通着信，当我返乡时，她依旧保有往昔的热情，伴我同行同玩。

第三是静敏了吧，那也已是前年秋季班的事了，在那时我的确也曾一时为她所颠倒，不过数月后，我即发现她还不足以称我理想中的伴侣，而把她冷淡下去。有一个相当悠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通过音讯，不想于去岁末，她因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又给我两封充满了热情的信，我为了不使她过分失望及酬答她对我的一番好感，不得不敷衍着她，日前我又有一封信给她，不知她可曾收到。

岚姗，可以说是第四了。我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只在由甬来沪之船上由金信孚介绍相识，相处不过数个小时，但却保持了我们的

永久的友谊。不过后来从我探听得她与鸿志早已有了超乎朋友的情感后，便不敢与她十分接近，因为我决不愿夺人之所爱。相见恨晚，这是我坦白地对她说的，至于她对我的一片深情，也只好铭感于肺腑了。

再推下来就是现在的怡馨及霞丽。对于怡馨，我们虽然每天见面，并且常常在一处玩，玩得这样的亲密，可是她一颗神秘的心，我始终揣测她不透。霞丽也许比较勉强些，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一个长时间的单独叙谈，然而她赠我照片于从前，平时也时时显示着对我的特殊，决不能因她生性豪爽，不惯于她人的温存，就说她对我没有异常的情感，何况我的确也有几分爱她呢。

其余如曹瑞棣、姚瑞云、秦绮英等，她们虽然都给我一种特殊的好感，不过我始终不十分发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处于被动的地位，只不过敷衍敷衍罢了。至于胡秉梅，那更是完全属于胡闹。

纵观以上所记，我这几年青春的过程中，也可以说不很寂寞了，同时我也尝遍了甜苦酸辣的滋味，而且还在继续尝下去。不过现在我的心境比较宽大，对世事也已有较深的体认，已不如以前的易于冲动了，至于将后的永久伴侣，究竟是谁，我现在显然还不想挑选或决定，当然还无从知道，那也只有看将来的际遇了。（1945年4月19日）

——岚姗今天竟对我表示了出我意外的热情，我们眼观着银幕，手儿却始终紧握在一起，紧靠着的身子，以及不时飞来的媚眼，更使我觉得神怡意荡，心猿意马，幸而理智时常在警惕着我，不时想起鸿志兄，顿时觉得深深地对不起他，虽然他们还未曾正式订婚，但据我所知，他们至少已是一对情侣，我怎能采故友之爱人呢？想到这里，不觉面红耳赤，立刻把手缩了回来，但未久，不知不觉又把手伸了过去，不过幸而理智未曾全泯，还未有更过分的行动。散场后，我送她步行而归。事后思之，不禁捏了一把大汗。啊！好险啊，几乎不能自拔了。（1945年2月20日）我坐在床边，她（岚姗）把手按在我的